

书香滋味

竖读，还是横读？

□陈时杰 文/摄

—

我买书百无禁忌，科幻侦破、经典畅销，小说诗歌，散文小品，买来都看，区别在于深读与浅看。深读的书多为枕边书，常读常新，越读越投入，越受益；浅看的书多为手头书，随看随放，随拿随看，不必计较是否能看完，开卷就好。

毕竟自己是个无名之辈，读书之法当然不能成为一家之言，最多只能算作经验之谈。但我知道，自己谈了也是白谈，还是把名家请出来，给自己壮个胆，托个底。

《竖读》（海豚出版社2017年9月1版1印），仿皮仿西式装帧，是冯骥才先生一部谈阅读以及聊旧物旧人的书。竖读，如果不听冯骥才先生自己序言所解释的，还以为是他有站着读或立着读的习惯，这样，如果没有坚强毅力之人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反之，则有坐着读或躺着读的方法了。冯骥才先生说：“阅读的方式因书而异，我把阅读分为横读与竖读两种。所谓横读，就是边看边翻，只管一路翻下去，眼睛顺势横扫而过，串皮不入内，看过便随手扔在一边；所谓竖读，则是每一页都不肯轻易放过，时而要把一段深邃且优美的文字重新看一遍，时而会坠落字里行间，让思维或情感纠缠其中，甚至愈陷愈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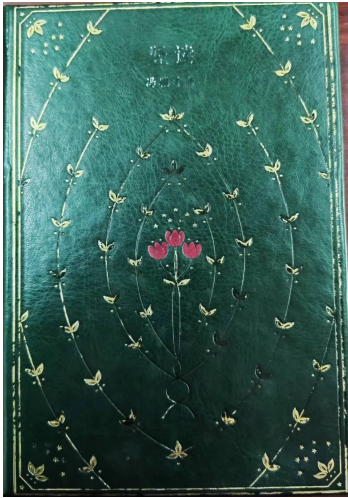
名家就是名家，出手不凡，读法也不凡，还替我们算出了两者的倍比数：竖读比横读，用时至少多五倍。

根据冯骥才先生横竖读法，我巡视着书架上的书，那些历经千年的古典文学，历经百年的传世之作，历经几十年冲刷的优秀之作都应列入竖读之列，而像通识类、娱乐类、畅销类，还有以各种名义获奖类的作品当归入横读类。

二

雨夜，翻书。翻着翻着，雨夜不再漫长，那些已经沉入身体河床的旧日底色，已经层层起皱的静默心境，随着书页轻轻被捞起，如晒干的鱼鲞遇水重新鲜活起来，在那一刻，点亮。我到底还是离不开书。

幸好，让我们处在了书读不完的时代，不管雨夜持续多长，我们总能在打开的一本书中找到一片蓝天一片晴空。但是，我们曾经经



历过的无书的日子，倒显得无比怀念又无比惆怅。怀念那种饥饿感所带给你的强烈的求知欲，惆怅那种失落感所带给你的满满的冲动欲。

冯骥才先生回忆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他家千余藏书被撕毁，并付之一炬，“半本《约翰·克利斯朵夫》几乎叫我看烂，散页的中外诗词全都烂熟于我心中。然而，读这些无头无尾的残书倒别有一种体味，就像面对残断胳膊的维纳斯时，你不知不觉会你自己最美的想象去安装它。书中某一个人物的命运由于缺篇少章不知后果，我并不觉得别扭，反而用自己的想象去发展它，完成它。我按照自己的意志为它们设想出必然的命运变化和结局。我感到自己就像命运之神那样安排着一个个生命有意味的命运历程。当时，我的命运被别人掌握，我却掌握着另一些‘人物’的命运；前者痛苦，后者幸福。”

三

记得自己买书是从走出小岛开始的，仿佛一个无知的青年突然间惊醒过来，之前一直在梦游，无意识地野蛮粗暴生长。我开始用读书来弥补前二十多年的荒唐和荒废。这样，才觉得自己的人生不至于一直荒唐和荒废下去，直到读不动看不动。

我不知道这是对的，还是错的。但这与其他人无关，也庆幸与其他人无关。至于期间写下的文字，无非是自己读书之余所思所想而留下的无伤大雅的小确幸。

春天的江水，夏天的虫鸣，秋天的红叶，冬天的冰雪。四季匆匆地来匆匆地逝，书页一页页地翻一页页地读，真的已经跟当初的理想

没有多大关系了。

我开始伤感于拿起一本书时的无限假设以及合上一本书时的无限遐想，这是我的青春，还是你的青春？这是我的成长，还是你的成长？这是我的人生，还是你的人生？

突然想到，读书，真像冯骥才先生在《打树花》里描述的那样：“就在这一瞬，好似天崩地裂，现出任何地方都不会见到的极其灿烂的奇观……铁花升腾时如在头上张开一棵辉煌又奇幻的大树。”铁雨飞舞，火光飞溅，照亮四彻，照亮人途，读书求的不正是迷惘迷惑之时的那一声断然的喝阻，那一道透彻的光亮，那股满腔的痴情，还有那惊雷般的彻醒！灿烂奇观和辉煌奇幻不过只有一瞬，之前，却是平淡无奇的铁疙瘩！

四

遗憾的是，短短七年时间，原本鲜亮温润的仿皮封面烫金书名和印花渐渐出现了褪色，这大概也是出乎冯骥才先生的意料吧。我倒比较淡定，花了钱买了书，花了时间读了书，还写了文，也就值了。有的东西有价，有的东西无价，本无定律，再说了，没有一件商品的价值是一成不变的，你所需的就是把一切交给时间去打理去打磨，自己坐看日出日落的风轻云淡，海潮汹涌。

可能再过几年，封面上曾经金光闪闪的色彩会全部失去，素面朝夭，凹痕依稀可见，却有一种说不出的返璞归真。这时，你会释然，再华丽的袍子，也会有尘埃吸附其上；再华丽的转身，也会扭伤衰老神经；再华丽的文字，也会遇人不淑。

我从不后悔与一本书的相遇，即使相遇未必能相知，但让它成为一个沉默的朋友，也是很好的选择。在很长的时间里，一年，两年，甚至五年十年，彼此咫尺天涯，直到有一天你拿起了这本书，翻开第一页，才真正理解一本书存在的意义：只要你阅读我，我们彼此是可能成为知音的。

又是一场混合纠缠、放浪、对质、评判以及收获甚微甚至失败的阅读之旅！

我深陷其中而乐此不疲。

有一个问题，可能读者会问：“《竖读》是一本应该竖读的书，还是横读的书？”要回答这个问题，既简单又不简单，因为我说了不算，而是你说了算。

新书架

《来日可追》
张广天/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定价:108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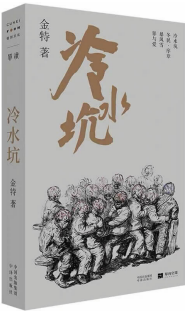
在这本书里，80万字的厚重体量呈现出的并不是常见的上海形象。作家研究实验艺术且身份跨越多个领域，也并非意在讲述一个连贯的文本故事。这部小说里有旧上海和新上海的场景，人物有公园长椅上日复一日等待盼望的白俄钢琴师、天才的少年、以及惆怅中执守不弃的上海老克勒等。不同的街区、楼层，不同的时代，外国人和本地人，各自从异乡、边缘向中心靠拢，凝结为特别的结构篇章，由着旧日时光指向未来之日。



《冷水坑》
金特/著

单读·中译出版社 定价:69元

金特的写作有一些特别，作为出生于东北但10岁即迁居粤北的一位写作者，他最初写小说是为了逃避现实，写的多是如自己一般的大都市里渺小的个体。直至2015年的短篇小说《冷水坑》，他才正式将目光投向了东北。矿区、山林、生者与亡灵、暴风雪、东北，成为一些显见的关键词，“漫长的冬季就像一列运煤火车，黑乎乎地开到眼前了”，而他陷在当代汉语的密林里左冲右突，这部小说集即是这样的一种呈现。



《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
吴为/著

中信出版集团 定价:123元

“90后”摄影师吴为从小由外公外婆养育长大，但是因为学业的关系，他们离开人世的时候，她没能在身边。吴为无法接受这样的离开与告别，她选择拿起相机，从老宅到老家，从亲人到故旧，一点点追索和记录外公外婆的生命痕迹。这是一场纸上的影像展，是一个摄影师用相机完成的一段生命史，也是一个孩子告别至亲之人，在心灵上完成成长蜕变的治愈旅程。



资讯播报

网络文学上演“春节档” 年轻人追看春节热点故事

看春晚、看电影，逛博物馆……年轻人的2024春节过得格外丰富。与此同时，网络文学也上演了“春节档”。春节期间，知乎盐言故事大量与节日氛围相关的短篇故事备受欢迎，内容涵盖春节相亲、春节聚会、春节爽文、春节脑洞等诸多现实场景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下年轻人的真实生活和感受。

春节是与家人朋友相聚的时刻，也是代际间出现碰撞和摩擦的重要场景。作品《拒绝当扫兴父母》截取中国式亲子沟通的典型故事，

最终以自我改变为结局，给了年轻一代父母新的启发。《给多嘴亲戚介绍对象》则从年轻人无法逃避的“相亲”视角切入，让年轻读者大呼过瘾。

除了现实题材，脑洞悬疑作品也表现颇佳。《规则怪谈：除夕夜》讲述的是除夕夜遭遇的过节怪谈，破解方法恰恰是遵循各种春节礼俗和过年习俗，让逐渐淡忘年味的年轻读者忍俊不禁。

春节题材的创作之所以受欢迎，源于其观照大众生活的独特属

性。知乎盐言故事起步于社区问答，带有鲜明的现实情绪映射，引发代入，受到年轻读者的青睐。春节期间，关注现实生活和社会热点的创作，也让读者产生强烈共鸣。

在网络文学领域，短篇故事正飞速崛起。截至目前，盐言故事投稿创作者规模已经超过60万，累计短篇故事有十多万篇，覆盖超过180个细分品类，已经成为全网最大的短篇故事生产和消费基地。

据《中国青年报》